

13

V
J550.8
L61

丹陽葛稚川後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授之玉笈瓊簡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厲洪以關尹子九篇洪每愛之誦之拜之藏之夫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壽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冷冷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

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奸之印欣若
駕鸞鶴怒若闢虎兇清若浴碧慘若夢紅縱擒大道
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
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
物遺人者之所能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能言乎
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能言乎何如此之尊高
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稚川後序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遁進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
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
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
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為形以我為影影
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
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

皆取先已獨取後若無時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謁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為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為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為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由本宗而化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

道者未之有也

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開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逆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不人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為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重利以為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

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為善射。為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

白語道矣。一本作失而況行之乎？

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為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

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

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

知賢而不在自賢。

不為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為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治國之難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為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

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

則物之有業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刻玉為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倏然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拆甲雕刻衆形而不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我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為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
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
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
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
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
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臂
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
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无
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又

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
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則勿重

言

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
國氏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
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
同則非若國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
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
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而
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
以救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
秦自孝公以下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
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于秦

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干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為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愠容矣仁義為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刑耳雖然接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已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

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
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既為盜矣仁將焉在故邾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為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美志不存夫孰為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適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
園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
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園流

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
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
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
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
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
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
之而況人乎

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帝篇嘗言凡以為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為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

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无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辯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為有為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為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未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讐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穉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

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釁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成極必壞盛極必衰

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為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鳬鷺之君則不足以為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為表而常處於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

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
先迂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
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
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
城民易子而食之拆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
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生則天其或
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
而生是所以為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
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
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持此而免
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終

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
而不合其或迂者非不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耳後
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
事而求近効哉嘗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
至於再又孔子以為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
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子免於乘城之
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
亦視時而為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
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厄則宋人
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
以感動天地未
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
杖長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
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

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性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於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

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於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為牝，而黃夫九方臯，豈不能知物牝牡哉？牡而以為牝，而為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雖也驪，而以為黃，為其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為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臯，莫遂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臯。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世出。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駭駭笑驚駭，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後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性，邀之而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爵高者人妬之為其軋已也官大者主惡之為其逼已也祿厚者怨逮之為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祿厚而施博則人不厭其多此其為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矣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

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
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
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
如又追而以平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
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
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真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又以憶其兄
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安危之變出於莫之
為而為要二人之為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
缺之遇盜歡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
故則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跡
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矣又追而

以平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彼我之跡著則盜
適其反害於已也此二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
而彼之跡顯則其為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
盜之跡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无訾
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
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魚而笑飛鳶適墜其
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
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
此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
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

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觀萬物之變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不仁而歛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所瞰臨大路以犯衆人之所惡設樂陳酒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未嘗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忍棄而墜之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為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啓俠者之怒邪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饋語汝

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方其未能視則就而饋及其既饋之而能視則因以妄見請盜之食為盜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見其於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為腹不為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

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為我貴而愛之以蘄不死由是處物之為已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內感懟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矣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

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觀爰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為之乎

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

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
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
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
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
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
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
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
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
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

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
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
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
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
之況也哀哉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
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
思慮以有致也百慮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
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
多岐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
要淺功而求近効捨人道之美而好徑自以妄見
而為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
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惑亡羊

而損言笑也羊之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為問而楊子則以學泗而半溺為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為迂楊子之答為鮮也其以學泗為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瀆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泗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鬻渡為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

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咎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始於為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為善所謂慎為善者非以善為不可為也亦不為近名為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

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

批

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衛之善數者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能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鴈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若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噉膚虎狼食肉非天

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疎耳豈相為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為人而生物則蚊蚋之噉膚亦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為早有知也即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遇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後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

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推鑒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

哉

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為薪而言也因請以為薪則踐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為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耶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為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吾心為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莊子曰至人無已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無已歟胡不觀諸白公勝耶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頤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為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為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于重道為治者在于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

然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
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
之故君子慎為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
之得喪凡其所為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
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為道也雖然
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符
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為自天出
而之入也說符言人事之顯令驗於至道之妙是
為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
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
嘗考列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待
而言矣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
於帝王故以黃帝次天瑞穆王次黃帝也三代之
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
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開其端則不復純常而
終至於弊有黃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
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子之元聖則詩定書繫
易作經則帝王之功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

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
穆王而仲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蘊矣列子抑慮
後世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
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其為
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命之問答
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
楊朱之篇則遺萬物之虛名而要於道之極致道
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
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
出焉而為天瑞一入焉而為說符是乃傳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真人者
也其自名為子列子者蓋以其為子矣與孔子同
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達其書之況者因謂不
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
其見者小耳何足道
哉學者宜盡心焉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八終